

正当张知寒和他的师友们潜心研究岗上文化,准备发表研究成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压垮了一颗史学新星。张知寒因研究岗上文化被打为右派,而他发现的“岗上遗址”也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失去了在考古学上的应有地位,岗上遗址的研究申报工作也因此被停止,这个能称得上东夷民族的原始图腾遗址,却与张知寒、陈岗、滕州无缘,被永远地定格在稍晚几年的发现地——山东泰安大汶口,岗上遗址变成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一个。

【名人印记】

□马西良

1955年盛夏,刚刚发过大水的小郭河,两岸的树木一片葱绿,河岸被山洪冲得犬牙交错,大片的茅根露出了鲜嫩的白根,被冲歪的大树悬在河岸。一名青年不顾天气炎热趴在河岸上,捡拾着裸露的一块块残瓦碎砾,仔细观察上面的纹饰……

他就是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张知寒。张知寒利用暑假时间,来到了城东9公里处的陈岗村考察。村东有一片隆起的高地,一条自南而北的小河从高地中间穿过。河水清澈见底,游鱼在河中欢唱,金色的沙子铺满河岸,这河叫小郭河又叫明河,发源于东部山区,蜿蜒曲折从上游的灵丘古国的护城河奔袭而来。

张知寒根据学到的知识,从河岸两侧断层观察,土层中暴露出许多灰层,夹杂着一些红烧土、人骨、彩陶器残片等。这意外的发现震惊了年轻的大学生,他虽还未识“庐山真面目”,却意识到发现了“新大陆”。张知寒欣喜若狂,心中好像发现了宝贝一样高兴。他把精心搜集到的几百片彩色陶片运回学校交给老师们研究。经初步确认:张知寒发现了山东第一片彩陶。这也是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彩陶遗址,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彩陶历史和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这一发现,也惊动了山东

张知寒与“岗上文化”



张知寒教授在研究历史。

大学的专家教授,接着山东大学派出刘敦愿副教授率队到岗上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并充分证实了岗上遗址在考古学上的重大价值以及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而彻底否定了长期在我国史学界流行的“山东无彩陶”的观点。这一重要发现很快引起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的重视,他亲自写信鼓励张知寒:“你在滕县岗上发现的含有彩陶的遗址,认为是有别于山东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文化遗存,这是很有可能的。你这个发现,填补了山东境内无彩陶的空白,值得赞许和重视。”还介绍张知寒去见尹达和夏鼐先生,毕业后到中科院考古所工作。山东省文管会主任、著名文献学家王献唐先生称赞“刘敦愿和张知寒是考古学界的后起之秀”,也表示愿把张知寒留在身边当助手。

1961年夏,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遗址的文化风貌,由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联合组成考古试掘小组进行了发掘。历时半月,清理墓葬8座,灰坑1个,开挖深沟1条,共得到遗物

百余件。根据发掘资料分析,此处遗址的年代,最早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并含有龙山、商周等几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堆积,在遗址中采集的含碳标本,经放射同位素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6000至4000年左右,延续时间约2000年。

张知寒,原名张振衡,1928年10月28日出生于滕县(今滕州市)城北顾家庙村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张知寒六七岁时即能背诵《三字经》、《百家姓》、《论语》、《朱子治家格言》等,在滕北一带素有神童之称。

1945年秋,张知寒在徐州读师范时经刘子衡先生介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以后3年多时间里,他以经商为掩护,来往于徐州、滕县等地,一方面为我党搜集、传递情报,一方面购买解放区所需的医疗器械、药品等送往鲁南军分区。1947年春,他在徐州遭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追踪和逮捕,后经中共徐州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后受党的委派,他跟随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刘子衡先生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之后又参加了渡江战役、抗美援朝。在一次空军训练当中,他不慎摔伤了身体,1951年转业到鲁中南干部疗养院任秘书工作。1954年他以选干生的身份,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

当时坐落在青岛市鱼山路上的山东大学,以文

史著称于世。张知寒被推举为班长和历史系学生会工农兵调干生学生代表。

正当张知寒和他的师友们潜心研究岗上文化,准备发表研究成果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横祸压垮了一颗史学新星,也击碎了张知寒一跨入山大就矢志追求的“陶行知梦”。张知寒因研究岗上文化被打为右派,而他发现的“岗上遗址”也因为自己的右派身份而失去了在考古学上的应有地位,岗上遗址的研究申报工作也因此被停止,这个能称得上东夷民族的原始图腾遗址,却与张知寒、陈岗、滕州无缘,被永远地定格在稍晚几年的发现地——山东泰安大汶口,岗上遗址变成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中的一个。一个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就这样形成了。1977年岗上遗址定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革”中,岗上遗址遭受了严重破坏。当时,在中心部开掘了一条东西向水渠,破土时,发现了许多完整的人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松绿石等文物,其中一件人面纹玉饰特别精致,其长3.2cm,宽3.9cm,用阳线刻画人面轮廓和椭圆形眼眶,眶内刻短线表示眼睛,三角形鼻,口用短横线表示,人面神情含蓄恬静,距今约5000年,具有明显的宗教意义。这件人面纹玉饰,不仅为研究史前雕刻艺术,同时也为探索东夷部族的原始宗教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饮饌琐忆】

乡村打平伙的记忆

□李海流

“打平伙”,现在很少人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了,城市年轻人恐怕都没听说过,更没体验过。我的记忆里,它是流行于鲁南乡村的聚餐形式,一般在秋冬季举行,多是以喝羊肉汤为主,乡村的百姓又叫“吃全羊”或“算份子”。

打平伙重在随缘,趣味相投,自愿参与,人数不定,三五人,七八人,十多人都行。每当深秋羊肥时,几个要好的亲朋邻里碰在一起,凑钱买一只山羊,公举一位擅长屠宰的人为“伙头”,率人将羊宰杀后拾掇干净,入锅煮肉熬汤。在那个经济匮乏温饱难以解决的年份,城里各种票证流行,农村地里刨食完全依靠自给,能养得起猪和鸡的农户寥寥无几,以至于一年半载连点荤腥味都很难闻得到,不用刨根问底追溯“打平伙”是原始人类狩猎归来聚火而餐的遗风,还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饮食习惯演变的流传,就那时的社会环境而言,无疑是乡村百姓舌尖上的奢侈口福。

童年的乡村,打平伙是经常的事,最常见的是在春、夏、秋三季。打平伙时,“伙头”首先要物色一只肥羊,羊拉来宰了,剥了羊皮,取出肠肚后,将头、蹄、肠、肚“五脏六腑”洗得干干净净,与剥成块的全羊骨头放入锅内烧煮。并适当放入生姜、花椒、砂仁等,煮到肉从骨头上脱落为好。然后剁骨,将羊肉、杂碎切成小块。掌灯时分,入伙的人们便各自带着碗盆、筷子,挟着煎饼,凑到一块儿,开始吃羊肉,喝羊汤,饮白酒。“伙头”一般掌握着分肉的多少,羊肉煮好后,他拿着勺子,颤巍巍地给大家分羊肉,生怕分不公平。最后就连羊汤也要分得公公平平、干干净净,这才松了一口气。锅前锅后挤满了人,有的先分到肉的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肉当然要给钱,这只羊有多少斤,按市价一份子是多少钱就给多少钱。羊汤也是要分的,当然不可像分肉那样用杆小秤去称,一般用勺子按份子数量轮流均摊。



羊汤盛到锅或盆里,有的蹲在地上大吃一顿,独自解馋;有的端回家和老婆孩子一起打打牙祭、解解馋。每次打平伙,父亲总把羊肉汤端回家先给我们兄妹几个吃。一碗碗香喷喷的羊肉汤端上桌,我们兄妹几个急不可耐地抓起筷子夹起寸宽的大肉片开吃,一块块肥中带瘦的羊肉送进嘴里马上酥化,满口浓香滋味妙不可言。我呼哧呼哧地吃着,父亲说:孩子,慢点吃,小心烫着。五分钟不到,我就把一大碗羊肉汤喝了个底朝天。母亲在喝汤之前会端出自己腌制的韭菜花和捣好的蒜泥佐料放在饭桌上,和父亲一起拿起煎饼泡在羊汤里细嚼慢咽地吃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乡村打平伙的羊汤,味道纯正,想喝香酥一点的,盛上一大碗羊肉汤,再舀一两勺表层那油稠稠的汤,也可以盛些棉絮样的肥油膘;若想喝清淡些的,盛了羊肉后,用勺子撇开汤锅表层的羊油,直接舀下面的清汤。用地锅劈柴熬出来的羊骨汤不加任何佐料,包括盐在内,但您不觉得它没盐味,且腥不腥,沁人心肺,回味无穷。在不喝酒不吃肉之前,先品这碗清汤后,再慢慢食用全羊席。

如今人们生活好了,一年四季都能喝上羊肉汤,在鲁南的山村里打平伙的习俗依然留存,每到三九或三伏天时,乡村中有点威望的人便会叫上亲戚邻居们一块“凑个份子”,宰只大羊,在院里架起一口大锅,点燃劈柴火炖羊肉,让浓浓的肉汤香味飘散在村头巷尾。

现在,我虽然经常到薛城附近的羊汤馆喝羊汤,但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真正美味可口解馋的羊汤,还是童年在农村老家喝的“打平伙”羊肉汤,或许这是一种错觉,那是割不断的乡情,忘不了的乡味。

【忆海拾珠】

□燕守军

去年9月,我受父亲之托,到山东师范大学教师宿舍看望当代诗坛名家孔孚先生的夫人吴阿姨和女儿孔德铮老师。他们一家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使我想起在过去的岁月里,孔孚伯伯对我的教诲和鼓励。

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1982年暑假,我正读高一,喜欢上了诗歌创作。父亲非常支持我,特地给孔孚先生写了封信,让我带着信去拜访孔孚先生。记得当时我带着一份江苏省沛县文化馆编辑的文学小报《大风》(1982年6月第三期),上面有我发表的诗歌处女作《生活是海》。孔孚伯伯看了非常欣喜,点头连说好,并鼓励我说:“你挺有天分!以后你每月来一次,带1—2首。我看你一年之内,就能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作品!”可惜,我那时忙于学习、考试,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爱好。

当时,我把自己喜欢的诗歌抄写了一本并编了目录,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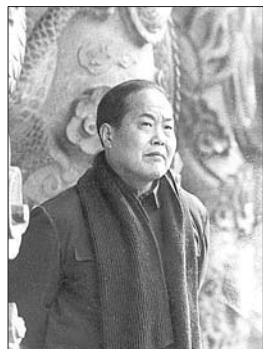
怀念孔孚伯伯

把最喜欢的几位介绍给孔孚伯伯。看了姜诗元的《中秋夜》(载《青春》1982年第9期)时,他说:“前两段想象很好。第三节太拙。”

吴阿姨说:“前不久,艾青路过济南,在我们家坐了一晚上。”孔孚伯伯接着谈艾青的诗。记得孔孚伯伯还夸奖李瑛写解放军战士站岗的诗句——“一头撞进太阳的怀里”,说这样的诗句写得太好了。孔孚伯伯还谈到舒婷的《致橡树》(当时此诗传诵很广)。孔德铮老师说:“爸爸,这能算好诗吗?你看什么‘像英勇的火炬’。”孔孚伯伯说:“那一句,倒不算什么。总的说是首好诗,挺好。”

孔孚伯伯不是在批评,更不是否定哪位诗人,他是在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好诗,什么样的诗需要再锤炼。

谈到江苏的诗人时,孔伯伯说:“江苏有两个诗人,写得很好。一个是丁芒,一个是沙白。”孔伯伯说:“山东张中海



诗人孔孚。

写得不错。”有一年我还专门去滕县文化馆拜见张中海先生。当时,我认为,诗写得这么好,一定在县文化馆工作。结果,滕县文化馆一个小伙子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我写了张中海的地址。他说:“张中海在驼峰中学当老师。”我顺便问了一句:“老师,您贵姓?”他回答说:“我叫钟海城。”后来,钟海城先生成了著名作家。

谈到“朦胧诗”,孔孚伯伯

说:“朦胧诗是一种新事物,用不着大砍大杀。如果它有生命力,它会发展、成长;如果它没有生命力,它会自生自灭。”

不知不觉间,孔孚伯伯离开我们已有十六年了,但是,他那才华横溢的诗句常常回响在我们耳边。像《春雷》、《再谒黄陵》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诗刊》在“名家经典”栏目把他和臧克家、贺敬之等并列做介绍。我的好友也像我一一样崇敬孔孚先生。山东的篆刻名家苏东河先生曾对我说:“在孔孚先生临去世的岁月里,我一直和孔孚先生交往密切。”我的山东艺术学院的老教师,很崇敬孔孚先生,他们许多人会背诵孔孚先生的诗句。我的好友、著名诗人丁可,20多年前就对我说:“孔孚先生已成为大家,现在好多人都模仿孔孚的风格来写诗。”

孔孚伯伯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崇高品格留在我们心里,他那才华横溢、豪迈奔放的艺术留在了人间!